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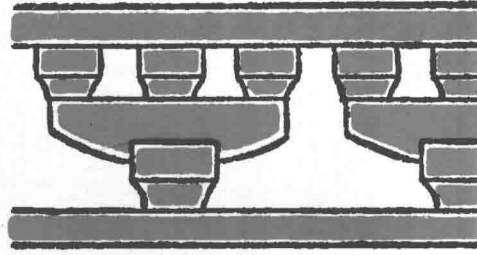
中國營造學社集刊

第三卷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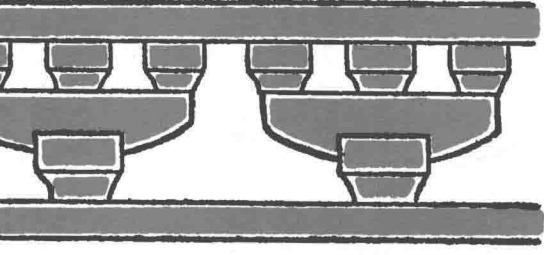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施肇基
圖

中國營造學社集刊



第三卷 第一期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施肇基

先生生於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十二日
今年適爲周甲之前溪先生贈詩紀公
出處最爲時下傳誦蓋公晚年退居致力
於營造學社孜孜不倦故有老作李明仲
之句同人日侍硯席飫聞講論久矣壬申
初春社刊更始各獻研究所獲爲先生壽
并以公六十造像及前溪贈詩揭諸簡端
用志景仰

後學梁思成謹識

社所米桂章先生周甲紀念



謹題

少年才名殷雷聞鬱發黔
 山撼雲夢劍南寨北匹馬
 過大河長江一帆送飛騰
 早入明光宮如何老作李
 明仲靈臺靈沼述經營刻
 灰刻塵恣飛控故國萬人
 傷禾黍新朝幾輩思梁棟
 肯信時分未可為自稱老
 矣不能用交君雖晚情則
 親知君未盡已殊眾及今
 初筵看歌舞發我狂情踏
 破甕

去冬寫贈

蠓公六十生日詩一首承

命重錄於此 壬申春

前谿吳鼎昌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一期目錄

朱桂辛先生六十造像

論 著

法隆寺與漢六朝建築式樣之關係

濱田耕作著 劉敦楨譯註

玉蟲廚子之建築價值

田邊泰著 劉敦楨譯註

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

梁 思 成

舊京發現歧陽王世家文物紀事

瞿 兌 之

詰匠錄

梁 啓 雄

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

林 徽 音

通 訊

劉士能論城牆角樓書

樂浪發掘漢墓近聞

本社紀事

法隆寺與漢六朝建築式樣之關係並補註

日本文學博士 濱田耕作 著
中央大學教授 劉敦楨譯並補註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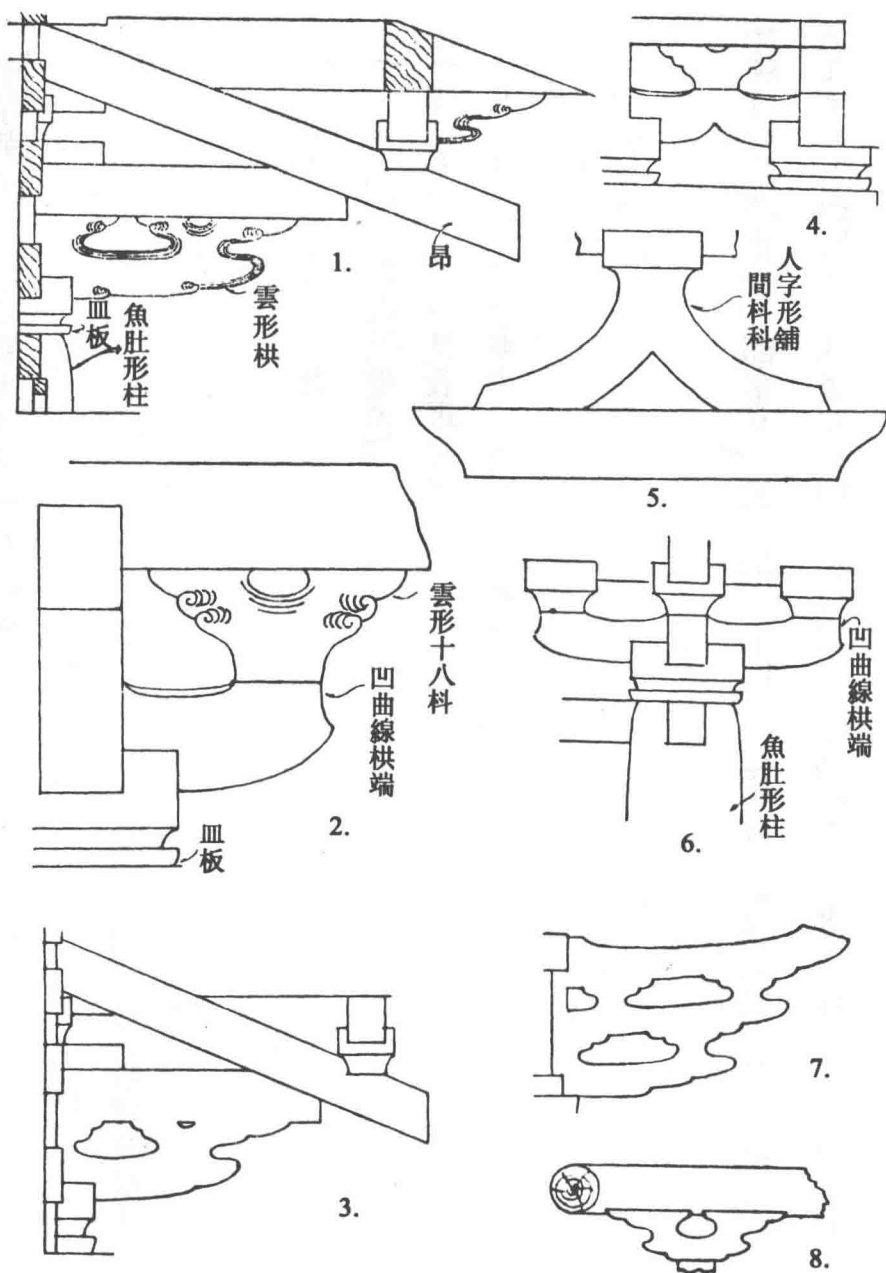
- (一) 緒言
 - (二) 高勾麗古墓壁畫
 - (三) 六朝石窟及其他遺物
 - (四) 漢代遺物及其表現之建築式樣
 - (五) 結論(漢至隋唐間料拱之變遷)
- 注

譯者補注

一 緒言

法隆寺西院諸建築，即金堂，五重塔，中門，迴廊等，皆建於推古天皇時^{補註一}，天智天皇九年，寺遭回祿，其後和銅間曾否再建，久成懸案，惟其式樣視後之寧樂式，(白鳳期及天平期)迥然異觀，故有推古式或飛鳥式之稱^{補註二}，伊東博士著『法隆寺建築論』

第一圖 法隆寺建築及玉蟲厨子雲形枅與人字形鋪間枅科



搜列其特異之點，如伽藍配置，建築架構，及細部構造，如魚肚形（ENTASIS）之柱，座料下之皿板，雲形栱及雲形十八料，凹曲線之栱端，卍字勾檻，及人字形鋪間料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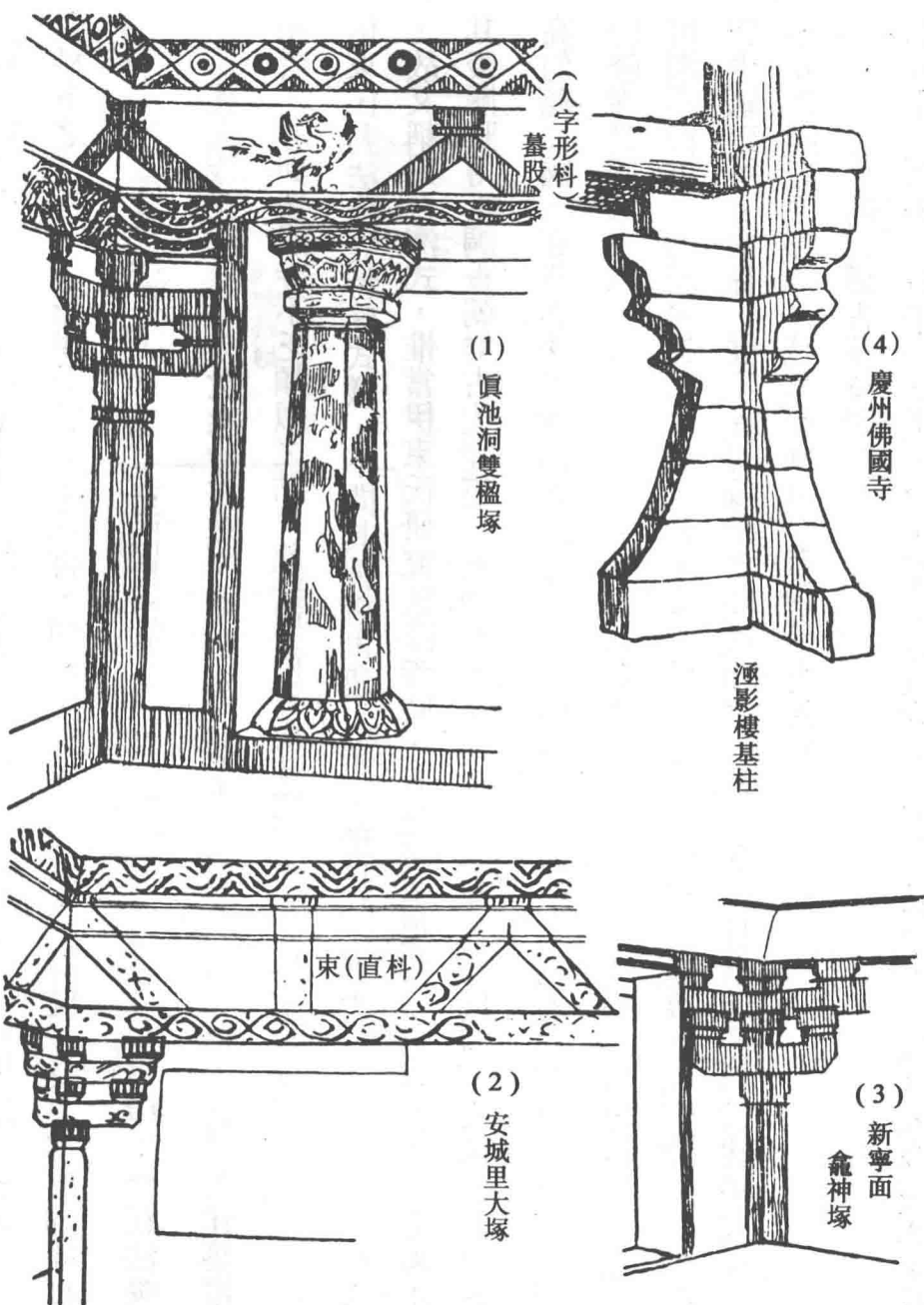
三^{補注}，逐一縷叙無遺（1）（第一圖）至同期遺物，如法輪法起二寺之三重塔，（在法隆寺附

近）其式樣與法隆寺金堂悉皆符契，而金堂所藏玉蟲廚子^{補注}四，以工藝品兼建築模型見稱者，亦與法隆寺不乏類似之點，此皆學術界周知之事實，無俟筆者贅及矣（2）

伊東氏對法隆寺特殊式樣，不問其曾否再建，謂為推古式，並謂自朝鮮之百濟輸入日本，故又稱為百濟式，惟當伊東氏研究法隆寺時，有無百濟遺物，足資左證，全屬不明，其後關野博士調查朝鮮古代建築，始知百濟建築全歸湮沒，即同時與百濟鼎立之新羅，高勾麗二國，亦無與法隆寺同期之建築，殘留於今日，（3）然高勾麗古墓內壁畫，則多與法隆寺具同樣格調，吾人由此，可推知朝鮮半島，乃法隆寺式樣之發源地，在建築史內可謂為極重要而饒興趣之發見，惟本文目的，非介紹此已知事實，而在欲研究朝鮮建築與中國建築之關係，並不僅討論學者間夙知之六朝建築，且欲遠溯漢代建築式樣，對六朝及法隆寺之影響，茲為便利計，首論朝鮮遺蹟，

二 高勾麗古墓壁畫

朝鮮平壤西偏，自平安南道江西，至真池洞附近，有多數巨墳，或疑為高勾麗王陵，即



柱基寺國佛及畫壁墳古麗勾高鮮朝 圖二第

西曆六世紀初期，高勾麗移都平壤，至七世期中葉，國併於唐間之遺物^{補注五}，諸墳或以

巨石斲造，或於地下設玄室羨道，壁面遍飾壁畫，花紋雄建，至足珍貴，就中江西遇賢里二墓，以壁畫優秀見稱，惟以建築史料論，當推眞池洞附近池雲面之雙楹塚，安城洞大塚，及新寧面之龕神塚三者，最爲重要⁽⁴⁾按雙楹塚有前後二室，其間連以短道，有二楹作八角形，柱頭及礎石之花紋，俱極奇古，法隆寺內，殊難發見與此比擬之物，惟前後二室室隅，描繪柱及料拱，楣上復繪人字形料科，酷類法隆寺式樣，以上諸點，關野氏等詳加介紹矣，（第二圖）

上述壁畫之柱身，未呈魚肚形，柱上之拱，亦無雲形曲線，與普通拱無殊，但柱上座料與拱端十八料，及楣上人字形料科，則悉與法隆寺一致，伊東氏謂後者之性質，適居直料^{補注六}與駝峯二者之間，天沼博士則稱爲鋪間直料⁽⁵⁾

安城里大塚及新寧面龕神塚之墓室壁面，亦有壁畫描寫建築細部，惟前者具人字形料科，而升料無皿板，後者未確示皿板形狀，僅拱兩端曲線，有略似雲形拱意義耳，綜上諸點，高勾麗古墓壁畫所示之建築式樣，雖無法隆寺特具之雲形拱，但附有皿板之升料，及人字形鋪間料科，均爲雙方所共有，此數者在日本古代建築中，僅法隆寺有之，故吾人可推想此類壁畫所示之式樣，當與法隆寺具密切關係，其時代亦必相距菲遙，

(除建築式樣外，若比較二者之裝飾花紋，更足證此見解非謬，惟非此文範圍，茲從略)說者謂上述壁畫無雲形拱，其式樣似較法隆寺簡陋，而時代亦不無稍後之嫌，惟此類古墳建築年代極難確定，以意測之，似高勾麗亡國前之遺物也，(日本天智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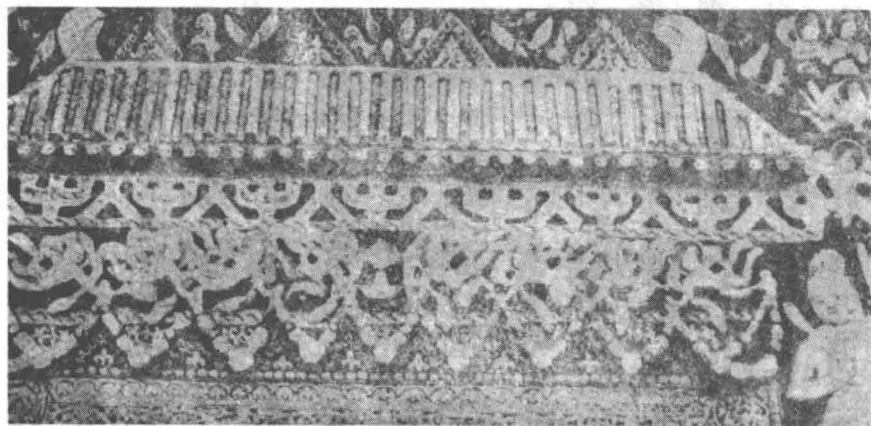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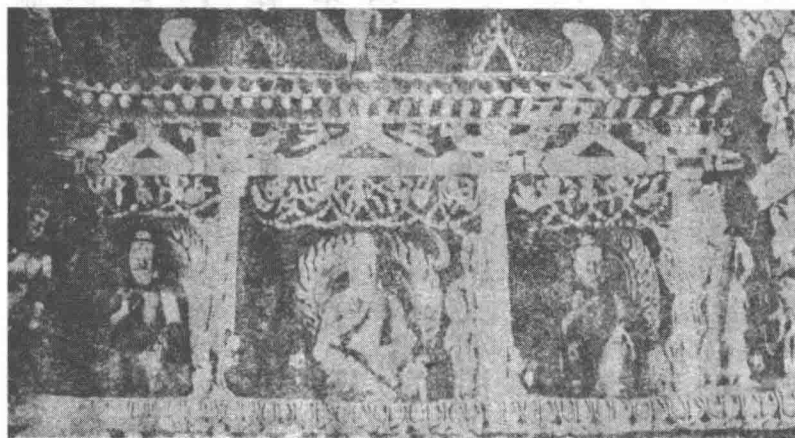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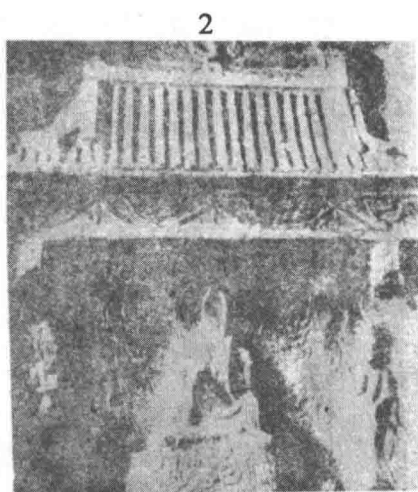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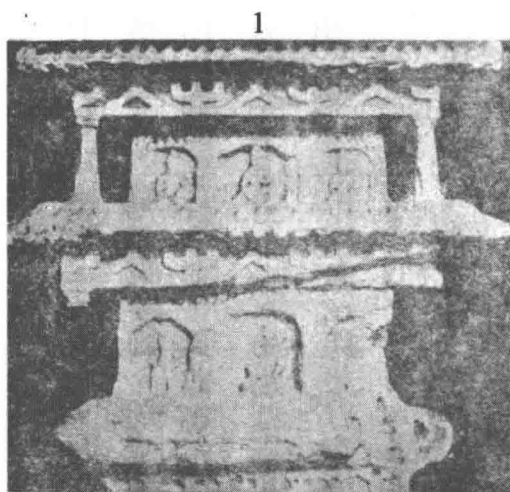
新羅古代建築式樣，殆多受唐代影響，就中與法隆寺略具同類性質者，即慶州東南佛國寺涵影樓之墓柱，有形似雲拱之石三層，構成樓下角石，此雖不能與柱上料拱，相提並論，惟亦不能謂為絕無關係，按佛國寺創於新羅法興王二十四年，(日本宣化天皇四年 A. D. 539) 其後景德王十年，(日本天平寶勝四年 A. D. 752) 經金大城修築，故此基柱在日本奈良朝時，猶於新羅保持雲形拱之餘脈，此點當於後節再論之，(6) (第二圖，第四圖)

三 六朝石窟及其他遺物

朝鮮遺跡僅高勾麗古墓壁畫，與法隆寺屬於同一系統，略如前述，惟朝鮮文化，來自中土，在中國能否追繹此類建築之流源，久成學術界疑問，明治卅五年六月，^{補注}伊東氏

調查山西大同雲崗石窟，始對此問題獲明確答解，同時北魏佛教最大紀念物，其偉大藝術價值，亦宣揚於世⁽⁷⁾，嗣經關野、中川，及法國沙畹(CHAVANNES)諸氏研究，(8)

測繪攝影，漸臻完善，於是吾人得知雲崗石窟所表示者與法隆寺同為特殊式樣，如東部寒泉洞^{補注}之三重塔柱^八，中部之阿閼佛洞，離苦地菩薩洞，及西部塔洞^{補注}，有^十



(1) 山西雲崗石窟寺第二洞
(2) 河南龍門石窟寺古陽洞
(3) 雲崗石窟寺第十二洞

(4) 雲崗石窟寺第九洞

式樣築建之現表所窟石國中 圖三第

字勾欄，人字形鋪間料科，及附有皿板之座料，皆與朝鮮壁畫及法隆寺一一符合、雖以上各窟無法隆寺之雲形拱，而拱下緣之彎曲部，作強韌曲線，亦與法隆寺同，離苦地菩薩洞之人字形鋪間料科，以獸首（如漢銅器之獸環）代槽升子，下部人字架自獸口中吐出，而同窟柱頭科：亦以獅子代拱，獸首代槽升子及十八料，式樣奇拔與意匠之自由，殊足引人注意，此外屋脊之鴟尾^{補注十一}，及耐冬草裝飾花紋^{補注十二}，與法隆寺玉蟲廚子，同出一轍，故雲崗石窟爲東方建築史之樞紐，所居地位，極爲重要，諸窟創立年代，雖難確定，大致前後不一，如中部接引佛洞內有太和七年銘文，而『魏書釋老志』謂僧曇曜請營鑿諸窟，故雲崗主要諸洞，殆成於北魏孝文帝太和間，及其以後時期^{補注十三}，即西曆五世紀後半期也，（第三圖）

除雲崗外，以銘文豐富見稱者，當推洛陽龍門石窟^{補注十四}，諸窟中北魏窟不及唐窟之多，而窟內雕刻能表示建築式樣者亦寥寥無幾，惟古陽洞內有佛龕一區，其檐下雕人字形料與直料混合之鋪間料科，及鋪間雲形料科^{補注十五}，而蓮花洞內復有小屋浮刻（RELIEF），鑿人字形料科二三處，據古陽洞銘文，各佛龕之製作年代，自北魏太和十九年至東魏武定間，先後不等，蓮花洞內則有北魏末期孝昌永熙銘文^{補注十六}，故前者建於西曆五世紀末，至六世紀中葉，後者建於西曆五百二十年前後，均元魏一代之遺構也，（9）（第四圖）

中國最古石窟，係前秦苻堅建元二年（A. D. 366）所建之甘肅燉煌石窟^{補注十七}，諸窟自六朝至五代末，陸續開鑿垂六百年，就中六朝遺物最爲顯著者，即法國伯希和氏（P. Pelliot）所稱之第一百十一洞及一百二十洞二處^{補注十八}，最近北大陳萬里氏於後者內發現西魏文帝大統四年（A. D. 538）之銘文，則此窟建於六朝間，毫無疑義，惟伯氏「燉煌圖錄」所收，類皆雕刻壁畫，頗乏建築資料，供吾人參攷，僅一百零三洞前室天頂下，有附有皿板之料，與略似雲形曲線之拱，及一百三十洞後室左壁壁畫內，有人字形鋪間料科及普通一料三升料科^{補注十九}，上述二洞，前者依佛像雕刻及繪畫式樣，可斷爲六朝遺物，後者就壁畫內人物服裝，亦可定爲初唐所造，此外人字形料科，在唐代諸洞如第三洞，第五百三十洞^{補注二十}，第七十洞等處「淨土圖」壁畫內，皆可隨處發現，而遍索五代諸洞，一無所見，此現象殊令人驚異⁽¹⁰⁾

就供給建築史料論，最近關野氏發現之山西太原縣天龍山石窟，似遠勝上述諸例^{補注二十一}，諸窟中有北齊孝昭帝皇建元年（A. D. 560）隋文帝開皇四年（A. D. 584）及五代晉高祖天福六年（A. D. 941）之銘記，故其建造年代，當在西曆六世紀中葉，至十世紀末期之間，就中北齊所建第一窟入口，有人字形鋪間料科及一料三升料科，其升料皆無皿板，而拱下緣之彎曲部，則琢花瓣形弧線，殆與法隆寺雲形拱具同一趣^{補注二十二}，又第十

六窟，前廊（PROSTYLE）正面，有八角柱¹¹，其礎石鑿蓮瓣，柱上置座料以受檐梁，梁上復有人字形鋪間料料及一料三升料料，拱上彎曲部亦皆鑿刻花瓣形，就雕刻式樣論，此窟似造於隋或初唐，而非北齊之物¹¹，由是而言，日本天平時代至白鳳初期之法隆寺式樣，適與天龍山北齊諸窟屬於同一系統，頗為美術史中重要之事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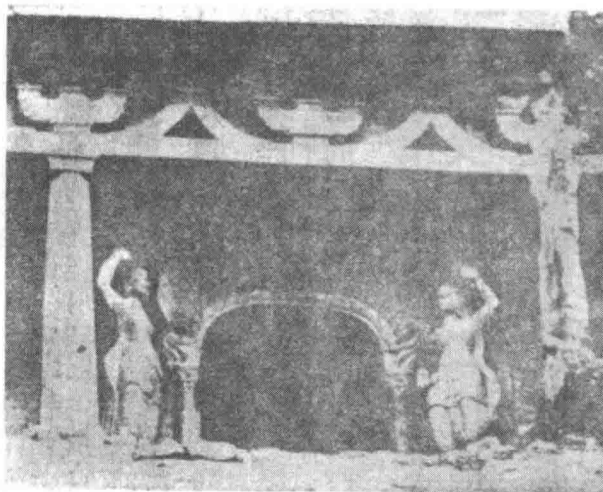
中國石窟除上述諸例外，尚有鞏縣石窟寺，四川廣元縣千佛巖，及其他石窟，惟以表現建築式樣論，仍推前列諸例為最適當，蓋其餘諸窟，皆簡陋不足道，不啻大小巫之別也，至六朝碑碣亦有琢刻料拱者，惜多模糊迷漫，僅東魏孝靜帝武定元年（A. D. 543）造像碑，圖刻樓閣，內有人字形鋪間料料¹²，此外六朝隋唐之木造建築物，殆全歸毀滅，

惟磚石造者尚有存留，如關野，常盤，二氏所著之『支那佛教史蹟』內，有河南嵩山會善寺淨藏禪師塔，即磚造之例，塔作八角形，每面窗門上有人字形鋪間料料一具，雖升料皆無皿板，而柱頭科拱身頗高，拱下緣曲線亦強韌而富古意，苟此塔確為唐玄宗天寶五年（A. D. 746）所建^{補注二}，則法隆寺同系之建築，至盛唐猶流傳未替也，¹³（第四圖）

四 漢代遺物及其表現之建築式樣

以上僅就六朝隋唐遺蹟中，與法隆寺具同類式樣者，加以討論，惟諸例大都與飛鳥式前後同期，其類似毫無足異，茲再上溯六朝以前之建築，研求法隆寺式樣之來源焉，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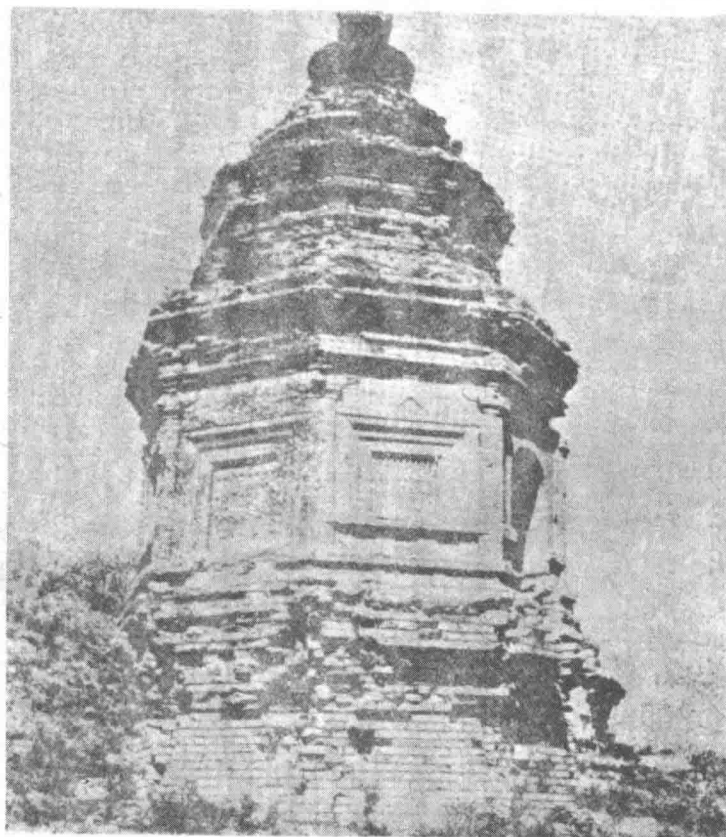


3



- (3) (2) (1)
 朝鮮慶州佛國寺涵影樓基柱
 河南崇山會善寺淨藏禪師塔
 山西天龍山石窟寺第十六洞

2



式樣築建之現表所物遺種各國中及鮮朝 圖四第

漢代遺物如墳墓石室之畫像，多描刻簡略，不足供建築細部之研究，惟山東肥城縣孝堂山石刻，圖琢建築形狀，可資參攷，據石刻銘文所示，此室爲東漢順帝永建四年（A. D. 139）以前所建，極爲明顯^{補注二}，石刻中有葺瓦之建築物，其楣間雖無鋪間料科，而有

柱作八角形，下具礎石，上端置形似座料之柱頭，與天龍山隋窟所示者完全一致，故八角柱與座料起源甚古，殆可想見^{補注二}，由是而言，天龍山石窟之雲形拱^{補注二}，及人

字形鋪間料科，漢代或有其制，亦未可知，

吾人對孝堂山石刻之檐端構造，乏明確表示，頗以爲憾，惟能於其他漢代遺物中得其梗概，則又引爲慶幸，無他，即漢墓闕是已，此類墓闕在山東古墳中頗多發現，如以畫像石著名之武梁祠石闕，即其一例^{補注二}，他如河南嵩山啟母廟：太室，少室三闕^{補注二}

皆能表示瓦葺建築物之構造，惟本文所引之重要資料，則悉爲法國色伽蘭（SEGALIN）諸氏在四川漢墓中覓得者，大正四年（A. D. 1915）著者遊巴黎時，曾於沙畹氏宅中，見色氏未刊影片多種，當時抄繪數幅登於某雜誌內⁽¹⁴⁾，近觀色氏『考古圖譜』遂得窺其全豹

，惟是書說明考證欠精，頗爲美中不足耳，⁽¹⁵⁾

據圖譜所載，川中漢闕爲數頗多^{補注二}，其表示之建築式樣，最有興趣者，即拱之形狀有二種，一爲普通拱，一爲花莖狀彎曲之拱，惟升科皆扁平而無皿板，則爲雙方所共同